

朱自清散文名篇



朱自清散文名篇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自清散文名篇 / 朱自清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: 广州出版社, 2008.12

(中国古典名著·家庭书柜. 第7辑)

ISBN 978-7-80766-041-5

I. 朱… II. 朱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7189 号

责任编辑 和平

封面设计 郭炜

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

朱自清散文名篇

朱自清 著

出版 / 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

地址 /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编 / 510600

印刷 /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08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/ 787 × 1092 1/16

总印张 / 111

总字数 / 3012 千字

书号 / ISBN 978-7-80766-041-5

总定价 / 119.40 元(全六册)

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目 录

编选说明 1

踪 迹

匆匆 4

歌声 5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6

温州的踪迹 12

一 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 12

二 绿 13

三 白水漈 15

四 生命的价格——七毛钱 15

航船中的文明 18

背 影

序 20

女人 24

白种人——上帝的骄子！ 28

背影 30

阿河 32

哀韦杰三君 38

飘零 40

白采 43

荷塘月色 45

一封信 47

《梅花》后记 50

怀魏握青君 52

儿女 54

说梦 59

海行杂记 61

你 我

“海阔天空”与“古今中外” 65

扬州的夏日 83

看花 85

我所见的叶圣陶 88

论无话可说 91

给亡妇 93

你我 96

谈抽烟 106

冬天 108

择偶记 110

说扬州 112

南京 115

潭柘寺 戒坛寺 119

《子恺漫画》代序 122

《白采的诗》 124

《燕知草》 序 132

《子夜》 135

欧游杂记

- 序 139
- 威尼斯 141
- 佛罗伦司 144
- 罗马 148
- 滂卑故城 153
- 瑞士 156
- 荷兰 160
- 柏林 164
- 德瑞司登 169
- 莱茵河 172
- 巴黎 174
- 西行通讯 187

国文教学

- 论朗读 193
- 写作杂谈 199
- 关于写作答问 202

读书指导

- 《唐诗三百首》指导大概 204

标准与尺度

- 论严肃 227
- 论气节 230
- 论吃饭 233
- 低级趣味 237

论雅俗共赏

- 论雅俗共赏 239

论百读不厌 244

论书生的酸气 249

语文影及其他

说话 255

沉默 257

正义 260

论自己 263

论别人 266

论诚意 268

论做作 271

论青年 274

集 外

春晖的一月 277

刹那 280

白马湖 283

春 285

重庆行记 287

飞 287

热 288

行 289

衣 290

关于散文写作答《文艺知识》编者问 293



编选说明

朱自清,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、诗人和学者。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省东海县,祖籍浙江绍兴,原名自华,字佩弦,号秋实,曾用余捷、白晖、知白、白水、柏香等笔名。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第二年入本科哲学系修业3年。大学毕业后曾在杭州、扬州、温州、宁波等地中学任教。1922年1月同俞平伯、叶圣陶等人创办“五四”以来最早的诗刊——《诗》。6月,加入湖畔诗社,其间发表、出版了长诗《毁灭》、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、诗歌散文集《踪迹》等。1925年8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,创作转向散文,同时研究古典文学,其后发表了散文名篇《荷塘月色》,出版了散文集《背影》。1931年8月赴英伦学习语言学和英国文学,次年归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,其后



陆续出版了散文集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你我》等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,其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《伦敦杂记》、《经典常谈》、《诗言志辨》、《新诗话》、《新诗杂话》、《语文拾零》等,同时担任“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”召集人,历时年余编成《闻一多全集》并为之作序。1948年4月13日,与清华大学诸教授一起罢教,以抗议国民党暴徒肆意殴打并无理逮捕学生,并被推荐为宣言起草人之一。此时出版有论文集《标准与尺度》、《论雅俗共赏》等。8月12日,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中逝世,弥留之际,嘱咐家人拒领美国“救济粮”,不买国民党政府配给美国面粉,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。

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,曾将闻一多誉为“狂者”,而将朱自清誉为“狷者”。他们是至交好友,虽然性格不同,经历也不一样,最后都成为了“斗士”。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像璀璨夺目的双星,照耀在现代文学的史册上。阅读朱自清的作品,我们不但可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,认识他求实严谨的创作精神和治学态度,而且可以感悟他那朴实、正直、谦虚、诚恳的品格,学习他火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,发扬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,从而激励后人扎扎实实地做好本应该做好的工作。

朱自清一生著作27种,近200万字,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遗产。朱自清的著述范围广泛,举凡散文、诗歌、文艺批评和学术论著均有传世之名篇,但他最为广大读者推崇的还是散文作品。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编选者评价说:“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,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一种诗意,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,除冰心外,文章之美就算他了。”这种比较是否确切姑且不论,在散文创作中,“贮满一种诗意”的说法却是切中肯綮的。朱自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,通过平静而亲切的叙述,表达出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,笔致简约、朴素而灵动,文字朴实自然而清丽,形成其散文的独特风格。

本书收录了朱自清的散文精华,一些说理性的散文,例如语文教学、读书指导、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短论等也酌情少量选了一些篇章,因为这类文字在朱自清一生的创作中,占有相当的分量,不收则不足以窥朱自清创作之“全豹”。当然,我们还是把朱自清的抒情类散文作为编选的重点,这是其散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“华彩乐章”,其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

《踪迹》是朱自清的诗与散文合集,1924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。第一辑是新诗,第二辑是散文。本书收集了散文诗《匆匆》和其中的全部散文。

《背影》是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,1928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。《你我》,散文集,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收录1925年至1934年秋所创作的29篇文章,分甲乙两辑,本书收甲辑13篇文章,乙辑为书评序跋类文章,本书选收了4篇。《欧游杂记》收有游记11篇,其中《西行通讯》为附录,1934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。《国文教学》初版1945年4月由开明书店印行,收有14篇文章,本书选了其中的3篇。《读书指导》分为《精读指导举隅》和《略读指导举隅》,前者初版由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于1941年2月印行,后者则由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1月印行,共有3篇文章。本书所收《“唐诗三百首”指导大概》选自后者。《标准与尺度》1948年4月由文光书店印行,共有22篇文章,本书选收了5篇。《论雅俗共赏》系“观察丛书”之一,收文15篇,1948年由观察社出版,本书收文5篇。《语文影及其他》是朱自清生前亲手编定的最后一个集子,未及印行,几个月后作者便撒手人寰。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仍用朱自清原来拟定的书名将其出版,分为“语文影”和“人生的一角”两辑,本书选了8篇文章。《集外》中的文章,是朱自清生前未曾编成集子的散文,计115篇,本书选收了6篇。





匆 匆

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，聪明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——是有人偷了他们罢：那是谁？又藏在何处呢？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：现在又到了哪里呢？

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；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。在默默里算着，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；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影子。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。

去的尽管去了，来的尽管来着；去来的中间，又怎样地匆匆呢？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。太阳他有脚啊，轻轻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然跟着旋转。于是——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去；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；默默时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时，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，天黑时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，从我脚边飞去了。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，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着面叹息。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

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；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，除徘徊外，又剩些什么呢？过去的日子如轻烟，被微风吹散了，如薄雾，被初阳蒸融了；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？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？但不能平的，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

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

1922年3月28日

歌 声

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“中西丝竹和唱”的三曲清歌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。

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，霏霏的毛雨^①默然洒在我脸上，引起润泽、轻松的感觉。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，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。我立在一块白矾石的甬道上，经了那细雨，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；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。

这是在花园里。鲜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。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，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。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，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，冷落的紫，和苦笑的白与绿。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，现在都带了黯淡的颜色。——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？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？

大约也因那闷闷的雨，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。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；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。园外田亩和沼泽里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，少壮的麦，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。这些虽非甜美，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，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。

看啊，那都是歌中所有的：我用耳，也用眼、鼻、舌、身，听着；也用心唱着。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，于是为歌所有。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，听着；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。

1921年11月3日，上海

① 细雨如牛毛，扬州称为“毛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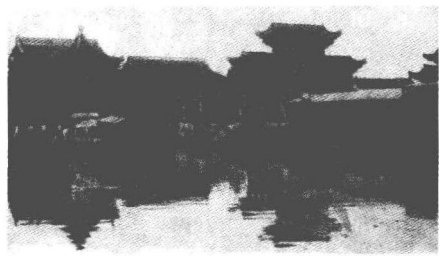
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
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，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；平伯是初泛，我是重来了。我们雇了一只“七板子”，在夕阳已去，皎月方来的时候，便下了船。于是桨声汨——汨，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。

秦淮河里的船，比北京万牲园、颐和园的船好，比西湖的船好，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。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，就是觉着简陋、局促；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，如秦淮河的船一样。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：一是大船；一是小船，就是所谓“七板子”。大船舱口阔大，可容二三十人。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，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。窗格雕镂颇细，使人起柔腻之感。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；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，也颇悦人目。“七板子”规模虽不及大船，但那淡蓝色的栏干，空敞的舱，也足系人情思。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。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，上面有弧形的顶，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。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。躺下，可以谈天，可以望远，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。大船上也有这个，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。舱前的顶下，一律悬着灯彩；灯的多少、明暗，彩苏的精粗、艳晦，是不一的。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。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。夜幕垂垂地下来时，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。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，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；透过这烟霭，在黯黯的水波里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。在这薄霭和微漪里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，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？只愁梦太多了，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？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，如《桃花扇》及《板桥杂记》里所载的。我们真神往了。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，画舫凌波的光景了。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。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，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，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。

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；看起来厚而不腻，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？我们初上船的时候，天色还未断黑，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、委婉，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，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。等到灯火明时，阴阴的变为沉沉了：黯淡



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风景。

的水光,像梦一般;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,就是梦的眼睛了。我们坐在舱前,因了那隆起的顶棚,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;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,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,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,便像是下界一般,迢迢的远了,又像在雾里看花,尽朦朦胧胧的。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,望见东关头了。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: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,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。我们明知那些歌声,只是些因袭的言词,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;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,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,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,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。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,震撼着,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。从东关头转弯,不久就到大中桥。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,都很阔大,俨然是三座门儿;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,在桥下过去时,真是太无颜色了。桥砖是深褐色,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;但都完好无缺,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。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,中间应该有街路?这些房子都破旧了,多年烟熏的迹,遮没了当年的美丽。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,在这样宏阔的桥上,特地盖了房子,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;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。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!但是桥上造着房子,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;这也慰情聊胜无了。过了大中桥,便到了灯月交辉、笙歌彻夜的秦淮河;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。

大中桥外,顿然空阔,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大异了。一眼望去,疏疏的林,淡淡的月,衬着蓝蔚的天,颇像荒江野渡光景;那边呢,郁丛丛的,阴森森的,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;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。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,纵横着的画舫,悠扬着的笛韵,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,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。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,故觉夜来的独迟些;从清清的水影里,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——这正是秦淮河的夜。大中桥外,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,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,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。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



的脊，在十三四岁的时候。但是两次游秦淮河，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；明知总在前途的，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。我想，不见倒也好。这时正是盛夏。我们下船后，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，暑气已渐渐消散；到了此地，豁然开朗，身子顿然轻了——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，手上，衣上，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。南京的日光，大概没有杭州猛烈；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，水像沸着一般，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。任你人影的憧憧，歌声的扰扰，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；它尽是这样静静的，冷冷的绿着。我们出了大中桥，走不上半里路，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，停了桨由它宕着。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，再过去就是荒凉了；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。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。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，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。这无可无不可，无论是升的沉的，总之，都比我们高了。

那时河里闹热极了；船大半泊着，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。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，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。因为这边略略的挤，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。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，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，在我们的心上；这显着是空，且显着是静了。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，圆润的喉咙，确乎是很少的。但那生涩的，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，粗率不拘的感觉，也正可快我们的意。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，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，总觉更有滋味；而竞发的喧嚣，抑扬的不齐，远近的杂沓，和乐器的嘈嘈切切，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，也使我们无所适从，如随着大风而走。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的枯涩久了，变为脆弱；故偶然润泽一下，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。但秦淮河确也腻人。即如船里的人面，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，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，总是模模糊糊的，甚至渺渺茫茫的；任你张圆了眼睛，揩净了眦垢，也是枉然。这真够人想呢。在我们停泊的地方，灯光原是纷然的，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。黄已经不能明了，再加上了晕，便更不成了。灯愈多，晕就愈甚；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。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，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；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，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。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；灯光是浑的，月色是清的。在浑沌的灯光里，渗入了一派清辉，却真是奇迹！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。她晚妆才罢，盈盈的上了柳梢头。天是蓝得可爱，仿佛一汪水似的；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。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，淡淡的影子，在水里摇曳着。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，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，交互的缠着，挽着；又像是月儿披着发的发。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，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。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，光光的立着；在月光里照起来，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。

老人。远处——快到天际线了，才有一两片白云，亮得现出异彩，像美丽的贝壳一般。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；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。这一段光景，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。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，交融着，使月成了缠绵的月，灯射着渺渺的灵辉；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，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。

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。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，是以歌为业的。从前都在茶舫上，唱些大曲之类。每日午后一时起；什么时候止，却忘记了。晚上照样也有一回，也在黄晕的灯光里。我从前过南京时，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。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，觉得不大适意，终于听不出所以然。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，不知怎的，颇涉想了几次——却想不出什么。这次到南京，先到茶舫上去看看，觉得颇是寂寥，令我无端的怅怅了。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，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，我于是很张皇了。她们也乘着“七板子”，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。舱前点着石油汽灯，光亮眩人眼目；坐在下面的，自然是纤毫毕见了——引诱客人们的力量，也便在此了。舱里躲着乐工等人，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；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。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；天色一黑，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。无论行着的船，泊着的船，都要来兜揽的。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。那晚不知怎样，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。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，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了；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。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；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，这使我趑趄不安了。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，拿着摊开的歌折，就近塞向我的手里，说，“点几出吧！”他跨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。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。我真窘了！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，向歌妓们瞥了一眼，但究竟是不成的！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，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；便赶紧递还那伙计，一面不好意思地说，“不要。我们……不要。”他便塞给平伯。平伯掉转头去，摇手说，“不要！”那人还腻着不走。平伯又回过脸来，摇着头道，“不要！”于是那人重到我处。我窘着再拒绝了他。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。我的心立刻放下，如释了重负一般。我们就开始自白了。

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，拒绝了她们；心里似乎很抱歉的。这所谓抱歉，一面对于她们，一面对于我自己。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；但总有些希望的。我们拒绝了她们，无论理由如何充足，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；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。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。至于我自己，更有一种不足之感。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，降服了；但是远远的，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，越搔越搔不着痒处。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。在歌舫划来时，我的憧憬，变为盼望；



我固执的盼望着，有如饥渴。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，也能够推知，那贴耳的歌声，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；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，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？我宁愿自己骗着了。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；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，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。我于是有所顾忌了，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。道德律的力，本来是民众赋予的；在民众的面前，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。我这时一面盼望，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：一，在通俗的意义上，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；二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職業，我們對於她們，應有哀矜勿喜之心，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。在眾目睽睽之下，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為旺盛。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，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。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，覺得頗是昏亂。歌舫去了，暫時寧靜之後，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。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：卖歌和卖淫不同，听歌和狎妓不同，又干道德甚事？——但是，但是，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，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；况她们的身世，我们究竟该同情的。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。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。它力量异常坚强；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。从这重重的争斗里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。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，起坐都不安宁了。唉！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！平伯呢，却与我不同。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，“因为我有妻子，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，因为我有子女，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。”^①他的意思可以见了。他因为推及的同情，爱着那些歌妓，并且尊重着她们，所以拒绝了她们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。但他也是想听歌的，虽然不和我一样，所以在他的心中，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；争斗的结果，是同情胜了。至于道德律，在他是没有什么的；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，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。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，又比较松弱，故事后还怡然自若；我却不能了。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。

在我们谈话中间，又来了两只歌舫。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，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。我受了三次窘，心里的不安更甚了。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。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，催着我们回去；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。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，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。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，秦淮河的夜正长哩！到大中桥近处，才遇着一只来船。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，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。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；暗里看出，白地小花的衫子，黑的下

① 原诗是，“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，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”，《雪朝》。